



梅兰芳在《生死恨》中饰演的韩玉娘(资料图)

## 晋祠颂

祠宇古矣,生命则新,百世名胜,今归人民。  
悬瓮山高,下有晋水,光彩发扬,根源在此。  
崇山带水,蔚兹风物,溯其往史,由简而复。  
基础天成,灿烂人功,唐叔而降,文物渐充。  
世运遭遇,动荡何常,艰辛保卫,群力莫忘。  
祠内祠外,八景以名,人民公园,扩大经营。  
我来太原,乘暇登临,游目骋怀,畅我胸襟。  
圣母有殿,庄严瑰丽,鱼沼飞梁,先民智慧。  
周柏唐槐,森森健在,泉名难老,涓涓万载。  
宋塑群像,体态轻盈,一颦一笑,似诉生平。  
或建筑精,或艺术好,名泉古木,皆祖国宝。  
赏会之余,更增心向,万千福利,成自解放。  
解放前后,试一权衡,昔供游览,今裨民生。  
晋水四河,灌田万顷,电力工业,赖此脩绌。  
人杰地灵,飞跃冲霄,面貌丕焕,还看今朝。  
我爱晋祠,不宁怀古,多识今代,欢欣鼓舞。  
歌以颂之,值此昌期,巍峨三晋,永固福基。

## 墨韵悠长

阎旭晨

初识吴老,是老朋友屈金星先生拿给我一本《知新墨韵——吴定命书法集》,把书打开,“龙马精神诗酒年华”八个大字跃然纸上,其笔势精妙,萧散朴拙,用笔俯仰反复,笔锋尖端锐利,时出贼毫、叉笔,自然生动,堪称精美,体现了书法家道媚多姿、神清骨秀的书法艺术风格。后经老朋友讲述,才对吴老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吴老是1935年生人,高级教师、中华诗词研究所研究员,是唐槐诗社的当家人。吴老家学渊源、诗书并茂,早些年就出过诗集《知新斋》。作为唐槐诗社的领导者,其文化素养、精神气质、心胸见识、卓越才干和个人魅力无不令人敬佩、叫人折服。

翻看《知新墨韵——吴定命书法集》中的作品,或真草隶篆或小品花鸟,或名家长篇或五言七绝,或爱国大义或烟火情长,其书体前后左右映带,欹斜疏密,错落有致,通篇成片,洋洋洒洒,酣畅淋漓。书墨间透露出他与教学、家人及社会的笔墨“交往”,处处体现出“花木成畦手自栽”的自豪与欣慰;时时展现着“送人玫瑰手留香”的快乐与满足。全书分为三个篇章:星墨、心墨和馨墨。星墨,吴老作为高级教师薪火传承使命担当的星之愿;心墨,吴老身为父亲对家庭的珍爱、对朋友的真情和对子女培养教育的心之源;馨墨,吴老作为书法家挥毫泼墨、芳华未竟的馨之缘。书法作品大小小、包罗万象,涵盖了各种艺术形式和风格。合在一起能听“大江东去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大气磅礴;闭上眼睛可观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的欢畅辽阔;端起茶盏独想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的通达与谦逊;斟满美酒遐思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积极和乐观……

字,是心田,依然一尘不染。墨,是智慧,不负世间美好。提笔,踏碎尘烟,广阔天地;点墨,一笔涂鸦,任春去秋来花开花谢。吴老不为繁华所动,不被世俗所压。既有纵马天涯英雄气,又有眉挑烟火过凡尘,大笔一挥,见清风明月;心墨一点,慰快意平生。

虽未谋面却已旧识。花开花落,那是岁月的更迭;悲喜交集,那是人间的起落。每个人的生命,都有不同的剧本,每个人,都享受命运的馈赠。吴老的笔下是生活,点墨是烟火。晨光熹微,推开门,心中又升腾起风花雪月的诗和远方……



## 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

王芳

1958年5月,太原火车站走出来一个人,一身深色的中山装,一顶同色的带檐帽,他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从人山人海走出。他就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、梅派创始人梅兰芳。

梅先生要来太原演出,这迅速成为太原的一件盛事。人们奔走相告,从他踏出火车站那一刻起,便受到了高度关注,各个演出地点的购票队伍都排成了长龙。去尖草坪工人文化宫演出时,他甚至被拥挤的人群踩掉了鞋,但他毫不在意。面对太原人的热情,他总是以最真挚的笑容回应,他愿意和普通百姓在一起。

晋祠是太原首景,人们自会邀请他前往这里。

一进入晋祠,他就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,周柏、唐槐、流水、名泉、碑铭、名匾、飞梁、宋殿……他一步一流连,一眼观千年,唐叔虞、李世民、傅山……一个个人物在他眼前走过。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带给他的豪情还没停歇,这山水长卷一般的古老宗祠园林就激发了他心头泉水般的澎湃。当晚回到宾馆,他凝思、挥毫,给太原留下了一首《晋祠颂》,这颂歌饱蘸着墨香,成为晋祠又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梅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年(1894),那一年甲午战争爆发,中国战败。他出生后的中国也不平静,1900年,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才6岁,风雨飘摇的中国千疮百孔。直到1949年,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呼喊,人民当家作了主。梅先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,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,亲眼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全过程。



晋祠写生 王学辉 绘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历经坎坷的梅先生仍有赤子情怀,因此他爱国爱民爱党,会写下“百世名胜,今归人民”“世运遭遇,动荡何常,艰辛保卫,群力莫忘”“我来太原,乘暇登临,游目骋怀,畅我胸襟”的字句。

这是他真实的心境,真实的经历,由衷地铭记。

他指出晋祠的位置“悬瓮山高,下有晋水”,他明白晋祠的源头“唐叔而降,文物渐充”,他看到了晋祠的珍贵“圣母有殿,庄严瑰丽,鱼沼飞梁,先民智慧”,他也看到了周柏唐槐的久远,听到了难老泉的流水声。

他最爱的是“宋塑群像,体态轻盈”,他在那一尊歌舞侍女像前停留许久,她头戴红色扇形包髻,身穿蓝襦长裙,眉清目秀,动作优雅,头微微低垂,正面看,含羞带笑,侧面看,眼角含泪,一脸悲苦。他与她对视,心也若悲似喜,从前的种种漫上来,漫卷过岁月,漫卷上眉头。

想他,8岁拜师学戏,10岁第一次登台唱戏,他传承传统戏的精髓,也改编演出新戏,他在戏曲的灯光、音乐、服装、化妆等方面都进行过改良。他出国演出,风靡世界。33岁时,被评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。曾经,他也和她一样,有着诸多不得已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他成为了艺术家,他成了戏曲界的顶尖人物,得万人尊重。眼前的她,是《嫦娥奔月》里的嫦娥,是《黛玉葬花》里的黛玉,是《游园惊梦》里的杜丽娘,是《霸王别姬》里的虞姬,是《洛神》里的甄宓,是《太真外传》里的杨玉环……是他演过的每一个人物,也是他生活里的某一刻,恍恍惚惚、真真假假、如梦似幻,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,只看到她微微翘起的嘴角,淡笼愁烟的眉梢,“一颦一笑,似诉生平”,他的心里埋下这8个字,一直到把每一个字落在纸上,这才把所有情绪俱化云烟。

梅先生在太原期间,适逢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,他和晋剧大师丁果仙等人一起站在敞篷车上进行宣传,从柳巷南路到钟楼街、按司街、迎泽大街。满城俱说梅兰芳时,他始终面带微笑,他的笑是在晋祠过滤过旧日悲苦的纯真的笑。

离开太原一年后,梅先生上演了新编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,入了党。三年后的8月8日,梅先生不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但他所创造的艺术遗产,特别是从晋祠侍女像中生发的艺术感悟——“一颦一笑,似诉生平”,永远地留给了太原和山西的广大戏迷。